

是“破坏性维修”还是网友“误会”

河北衡水安济桥修缮引发网友质疑事件调查

前不久，某自媒体发表一组图片，曝光衡水安济桥修缮“铺设水泥砖”，引发关注，大家几乎一边倒地质疑“怎么能这样干？”

记者采访了解到，“铺设水泥砖”属于主观臆测。但在修缮过程中，当地文物部门没有书面申请设计变更，就在中孔桥面铺设新条石。目前，已经铺设的新条石是否会对桥体造成伤害？设计变更能否得到上级文物部门批复？这些都还是未知数。

本报记者王民、冯维健

位于河北省衡水市的安济桥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距今已有563年历史。去年以来，当地启动安济桥修缮工程，然而整个过程可谓“一波三折”。不少网友质疑其“为古桥铺设水泥砖”“破坏式维修文物”。对此，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展开调查。

古桥修缮震动了文物圈

前不久，某自媒体发表一组图片，曝光衡水安济桥修缮“铺设水泥砖”，并质问“换成水泥总少了一些味道，原汁原味‘不香吗’？”

这组照片不仅引发当地群众关注，还震动了文物圈，大家几乎一边倒地质疑文物部门，“怎么能这样干？”记者采访了解到，“铺设水泥砖”属于主观臆测，但在修缮过程中，当地文物部门的行为也确实存在可商榷之处。

安济桥为七孔石拱桥，东西向横跨滏阳河。1937年，侵华日军的气垫船沿滏阳河南犯，行至此处，因洪水淹没桥孔不能通行，遂将中孔炸毁。1956年，当地群众以木桥衔接中孔。1982年，政府拨款将中孔木桥拆除，改为钢筋混凝土结构。

“引发网友质疑的，是安济桥中孔部分的修缮。根据史料记载，这部分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被侵华日军炸毁，现存的中孔以上部分为新中国成立后重建，此次修缮的是重建部分，不属于破坏文物。”衡水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孔宪良



▲衡水安济桥中孔桥面已铺设新条石。本报记者冯维健摄

表示。

记者查询文件看到，经上级文物部门批准的《安济桥维修加固保护工程设计方案》提到，混凝土结构的中孔历经近40年使用，结构稳定，能满足通行需求，也是日本侵略者侵华的实物见证。所以在修缮过程中，应保持中孔现有钢筋混凝土结构，适当处理外表面，使中孔色调与周边协调。

针对此次修缮，有网友评论“具有几百年历史的标志性车辙印没了，好好的古桥给毁了”。另有媒体报道称，“原有的石块布有裂痕，桥面中间有车辆长期碾压的车辙痕迹，呈现出沧桑古朴的历史风貌。但桥面中间新铺上一截平整的石材后，车辙痕迹也被截断了。”

对此，孔宪良表示，为了尽量接近原貌，施工人员计划铺设从河道淤泥中打捞的原有桥面石。然而，原有的桥面石被侵华日军炸飞，在河里打捞

出来的不足以填满中孔上部桥面，所以才找了新条石替代。

虽然当地文物部门称新条石与清代修桥时的原始条石来自同一座山，但新旧条石还是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反差。

有自媒体将新条石误认为水泥砖，并误导人们“整个桥面可能都这样铺下去”，引发舆论担忧。文物部门表示，“工程尚未完工，会对新条石进行做旧处理”。

孔宪良说，他们在修缮过程中，也尽量采用打捞出来的原桥面石进行修复，可以做旧的新条石只起到填补作用。

未履行设计变更申请手续

据衡水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，近年来，

由于城市发展、道路改建等原因，安济桥两端及周边环境地势逐步抬高，古桥总体破损严重。特别是中孔部分，由于此前修缮工艺水平有限，钢筋混凝土结构已经出现裂缝，不仅严重影响桥体的整体风貌，而且存在安全隐患。因此，在经上级部门批复、资金到位后，安济桥修缮工程启动。

在修缮过程中，施工人员将整个桥面的沥青路面剥离后，原始桥面的大条石和深深的车辙便完整显现出来。然而，当剥离完中孔正上方26米长的桥面后，工作人员发现，此段没有原始条石，而是三合土，这是原本工程设计方案中没有预料到的情况。

此处如何修缮？按照规定，应该先停工，向上级文物部门申请设计变更，待批复后再复工。

然而，衡水市文物部门没有严格履行设计变更申请手续，而是与专家“汇报沟通后”，采购新条石修补中孔正上方桥面。其他桥面则保留原始风貌。

记者从河北省文物局官方网站了解到，衡水安济桥修缮工程整体上按照设计方案批复实施。施工过程中，地方文物部门发现中孔桥面石位置为三合土回填，自行补配了中孔桥面石，此举未履行变更手续。对此，河北省文物局已责令当地文物部门停止施工，认真研究批复文件和设计方案，抓紧履行变更手续。

据孔宪良介绍，接到河北省文物局责令暂停施工的要求后，当地正在抓紧进行设计变更申报工作，并与项目实施、设计单位沟通协调，制定变更设计方案。

同时，当地还组织专家论证，研究条石做旧处理的可行性。“争取达到安济桥整体风貌的和谐统一，为城市发展保留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。”孔宪良说。

当地政府和文物部门需反思

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公众文物保护意识的提升，近年来，一些文物修缮过程中的部分举措，被网友质疑为“破坏性保护”。

针对此类现象，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博士叶灿阳认为，保护文物必须从源头做起，理顺体制，强化文物保护方面的立法和社会监督，优化保护修缮工程的决策与施工机制。

目前，安济桥修缮已暂停施工，但衡水市文物部门一直没有公开回应社会质疑，反而像鸵鸟把头埋进沙子一样，对舆论的指责视而不见。

文物保护攸关文脉传承。古桥就如同先辈留在世间的一道彩虹，只有谨慎保护、合理开发，彩虹的光芒才不会黯淡。对于这起事件，当地政府和文物部门需要反思。

安济桥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修缮方案的每个环节都应慎之又慎。古桥中孔部分本就已出现裂缝，剥离完中孔桥面的沥青，又覆盖一层新石板，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中孔受力是否出现变化？是否对相邻石条结构桥体形成挤压？这些问题需要精确的力学测算论证，拿准了再做决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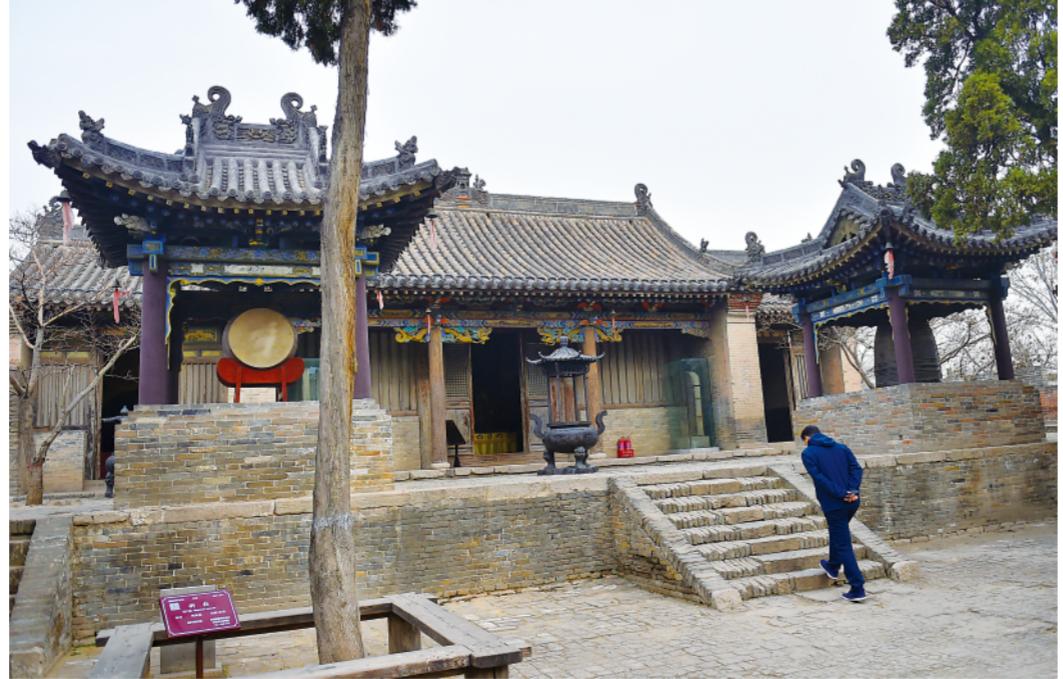
但是，当地文物部门却在未履行设计变更申请手续的情况下，就在中孔桥面铺设新条石。目前，已经铺设的新条石是否会对桥体造成伤害？设计变更能否得到上级文物部门批复？这些都还是未知数。

另外，如果在修缮工程开始，当地文物部门就向公众讲清楚安济桥修缮方式，例如设置一个公示牌，将修缮方案简单通俗地呈现出来，就不会被人误解为“整个桥面都要铺设水泥砖了”。

编辑刘梦妮

有的重获新生，有的“认而不养”，有的“张冠李戴”……

山西“文物认养”为何喜忧参半



认养后的张壁古堡可汗庙。本报记者吕梦琦摄

这样的佳话在文物大省山西不止一个，它们向外界展示，为挽救濒危古建而探索出的“文物认养”模式，并非一条“死胡同”。

有的认养让古建重获新生，有的却“认而不养”“张冠李戴”……一路走来，山西“文物认养”喜忧参半。保护古建，需要打通政策“梗阻”，各方协同再加把劲。

探索文保“新路”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

山西，表里山河，文化深厚。全省现存古建28027处，数量为全国之最。但受资金、人员、技术

等条件所限，大部分古建缺乏有效保护，默默地散落在山林与村落之间，自生自灭，有的已经因为自然损毁和人为破坏永远消失。

留住古建，才能记住历史。2017年，山西省总结基层文保探索经验，在全国省级层面率先启动“文明守望工程”，出台政策引导社会力量参与“文物认养”。经过不断努力，一批濒危古建得到抢救性保护，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赢。

山西凯嘉能源集团是“文物认养”的先行者之一。这家山西介休本地煤企，早在2009年就参与到张壁古堡的保护开发中，已累计投入资金近6

亿元。文物专家考证，张壁古堡始建于十六国时期，曾是一座军事堡垒，系后赵豪强张平建造的众多乌壁之一。乌壁是古代一种防御体系，集中出现在十六国时期，山西、河南、河北分布尤多。

张壁古堡地面布局与二十八星宿相对应，至今堡内仍保存着可汗庙、琉璃碑等众多珍贵地上文物。地上有明堡，地下有暗道。尤其是北朝古地道长约万米，上中下三层，攻防兼备。

虽然世所罕见，但受当地政府财力所限，张壁古堡过去并没有得到有效保护。山西凯嘉张壁古堡生态旅游有限公司副董事长张金祥说，在企业认养之前，张壁古堡内部很多建筑已岌岌可危，有的彻底坍塌，有的外墙开裂，私搭乱建等人为破坏也很严重。

“公司接手后，在古堡附近建设了张壁新农村，将村民从古堡内迁出，随后又陆续拆除了风格各异的现当代建筑和装饰，逐渐恢复了古堡原貌。”张金祥说，整个认养开发实现了文物保护、新农村建设和生态治理等多重效益，去年景区门票收入已经增长到1000万元，应该说是比较成功的。

在山西，类似的成功案例还有多处。

位于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的湘峪古堡，是明代后期户部尚书孙居相和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孙鼎相兄弟的故居，过去并不知名。五六年前，记者到当地采访时，这里还是一副残破的样子。很多老房子已被废弃，院子里长满了杂草，房顶和门窗破损严重。村民们在旁边修建了很多平房，古堡四周堆积着各种垃圾，城墙也大多倒塌，几乎没人到此游玩。

在企业参与认养之后，短短几年时间，湘峪古堡就获得修复保护和开发，周边环境彻底得到整治，古堡前的河道也在清理加固后重新复流。新冠疫情防控期间，湘峪古堡实行免费参观，每天都有大量游客前来。

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张曙光说，去年山西

已重点选出292处古建供社会认养，88处已被认养，不仅减轻了财政压力，还起到了良好的保护效果。

认养热度不高，甚至“认而不养”

尽管山西“文物认养”模式不乏成功案例，但也逐渐暴露出认养“热”度不高、文物“活”度不足、政策“硬”度不够等问题。有的认养主体后续开发遇阻，继续认养的积极性受到打击；有的在开发保护中未能“修旧如旧”，饱受争议和诟病；有的干脆认而不养，迟迟不开工进行修复保护，放任文物“重病缠身”。

说起自己的认养之路，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企业家冯才有一肚子“苦水”。在他的带领下，记者来到他认养修复的龙泉寺。寺庙占地面积不大，大殿内空无一物，墙上有精美的壁画。院子里积着厚厚的落叶，踩上去沙沙作响。

冯才说，因为是一座空庙，没有人来，也就安排人打扫，平时大殿都上着锁，他自己看见就心烦，也很少过来。

2012年，冯才响应地方政府“民间力量参与文物保护”的号召，认养了龙泉寺。龙泉寺坐落于曲沃县南林村，是一座元代寺庙，由于年代久远，已经濒临“殿毁楼塌”。冯才认养后，立即聘请专业单位制定修缮保护方案，批复后马上高标准施工，连门廊上的描金用的都是真金，先后投入了400万元。修复后，龙泉寺从原来的“县保”成功升至“国保”。

冯才认养龙泉寺的初衷，是想恢复寺庙的功能，可等“庙”修好了，他却发现根本塑不了“佛”。原来，龙泉寺后面住着一户村民，认为寺庙修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，补偿金额谈不拢，就找出相关政策规定进行阻挠。

“原文化部1984年曾规定，凡已毁损无存的宗教塑像，文物部门不准重塑。这户村民就拿着这份文件来反对，相关部门拿不出解决问题的办法，也没人敢批准施工。”冯才说。(下转7版)

本报记者柴海亮、吕梦琦

和很多景区不同，张壁古堡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并没有实行免费。时下，天气转冷，景色单调而缺乏生气，但游客们依然愿意到山西介休，花40元钱买一张票，游览这座罕见的地上地下“双子城”。

张壁古堡有1600多年历史，但声名大振不过是近10年的事。当地政府牵头，企业与古建携手，让这座曾经破落不堪的千年古堡重获新生，不仅成为知名景点，还入选了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探索文保“新路”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

山西，表里山河，文化深厚。全省现存古建28027处，数量为全国之最。但受资金、人员、技术